

## 事业上风风光光,在家里是个“妻管严”

和阎家人接触时间长了,慢慢地,我的心中既有一个高大的阎肃,也有一个“低小下”的阎肃。我也知道了,在他光鲜亮丽的背后,也有过常人遇到的烦恼甚至是痛苦。

年轻的时候,阎肃家庭负担很重。父亲早逝,母亲和弟弟妹妹们都没有工作,全家人的生活开销都指着他的津贴费。每月发薪,他只剩几块钱买一筒牙膏或买一两张戏票,其余全寄回重庆家中。那时候,养家是他的头号任务。

30岁出头还没对象,在那年头就算老光棍了,家人着急,他本人着急,组织上也着急。

空军文化部部长黄河找到了阎宇的大姨姥姥(他俩是老八路,老战友)求助。

“我这里有才,30多岁了一直找不到对象,你那里有没有合适的给他找一个?”

也是在文艺单位当领导、颇有眼光的大姨姥姥没有介绍别人,而是介绍了她自己的外甥女李文辉。

看照片小伙子还算精神,李文辉同意见面。一见人,李文辉有点不愿意了:阎肃长得那么矮,背还有点驼,人和照片大不符合。

李文辉娘家是河北的大户人家,她父母也看不上出身贫寒的阎肃。能言善辩的黄部长联合大姨姥姥一起出来做工作,总算让女方吐了口:“处处看吧。”一段时间相处下来,阎肃的睿智、豁达、博学、质朴,深深打动了同是革命军人的李文辉的心。

别看肃老一生在事业上风风光光,在家里是个“妻管严”。平时遇到一些家庭矛盾,肃老有时争辩几句,有时装没听见,让步的时候居多。无论遇到什么情况,他总是念着老伴的好:“这女人要不嫁给我,我就打光棍了;这女人要走了,我的两个孩子就没妈了。”

阎宇曾问过父亲:“你不到30岁就写出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,文工团那么多女孩难道没长眼,咋就没有一个人能看上您呢?”

阎肃一本正经回答:“我底板(长相)不好。”阎宇又问:“那个×××阿姨长得漂亮,性格温柔,您当初怎么就没有追求她呢?”

肃老淡淡地说:“人家那条件,我就没敢往那方面想。”

# 一个真实的阎肃(中)

◆ 乔林生

“那你喜不喜欢过她呀?”阎宇追问。

肃老像是自问自答:“喜欢咋的?不喜欢又咋的?你这个臭小子,你操这份心不怕你妈生气?你把自己的个人问题处理好才是正事。”

## 多数人家是严父慈母,阎肃家是严母慈父

“文革”时期,姐姐阎茹和妈妈住城里,弟弟阎宇和爸爸住军艺。1976年“四人帮”打倒了,他们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。

俗话说,80的老儿想爹妈。上世纪50年代初,父亲去世时,阎肃在朝鲜前线慰问演出,无法回来;1985年母亲去世时,阎肃又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,也没能回去奔丧。对此,他有着深深的内疚和歉意。

2010年秋天,空军文工团的歌剧《江姐》赴重庆展演,阎肃随剧组同行。借此机会,肃老带着儿子阎宇,最后一次为父母大人扫墓。重庆多山,肃老父母的墓地又高又陡,几十阶台阶有10多层楼高。肃老走一步喘一口气,走到一半路,腿疼,走不动了,只好坐在地上歇一阵子,再继续往上走。到了父母坟前,他扶着墓碑喘了老半天。

肃老平时是个不好掉眼泪的人,跪在父母的坟前,他很动感情,讲了这样一段话:

“爸爸妈妈,这么多年我因为工作忙回来的很少,也没怎么在你们跟前尽孝,但我很想念你们,也惦记着咱们的家。尤其是妈妈,吃了那么多苦,好不容易才把几个娃儿拉扯大,劳苦功高啊!我今年已经80岁了,走不动了,这是最后一次为你们扫墓了,以后就是这小子(指阎宇)代替我来祭奠你们。没准过几年,我们就又见面了,有啥话到那时候再好好唠唠……”

一生忙碌的阎肃,顾不了父母,也经常顾不上自己的儿女。

儿子阎宇是在后来搬到沈阳的姥姥家度过童年,三岁之前好像就见过父亲一两面。女儿阎茹两岁送到幼儿园,一周接一次,上小学中学都是住校,一周或者两周才回一次家,回家还常常见不到父母的影子。



■ 阎肃夫妇祖孙三代合影

阎宇年少时,有一次因为受伤入住空军总医院,妈妈每天来好几趟,爸爸一直没露面。护士问:你爸怎么也不来看你呀?阎宇说:在家见不着他,在医院就更见不着他。

一天下午,护士去打开水带回好多好吃的,进病房后指着后面跟进来的一人说:“这同志真好,一路帮我拿东西。”阎宇看着那人,冷静地说:“他是我爸。”护士姐姐一愣,随即大笑起来,病号们也跟着傻笑半天。阎肃没事人似的看着病床上的儿子,说:“你小子住得不赖啊!”

多数人家是严父慈母,阎肃家是严母慈父。有一次,阎宇和邻居家小孩打架。平时每次人家告状,妈妈总要暴揍儿子一顿。这次她少有地没打儿子,反而和对方的家长争吵起来。但老妈还是一肚子怨气,在楼下等着阎肃下班回来,让当爹的好好教训教训儿子。没想到,父子俩回到家里一个鼻孔出气,嘻嘻哈哈,没事人似的。李文辉一怒之下,把儿子和丈夫一并轰出去了。

当然,肃老也不是袒护儿女的那种人,小毛病一般不责备,该管教时也不放弃责任。

改革开放之后,阎宇生意做得风生水起,肃老为儿子感到高兴,逢人便说:“我们家也有大款了。”女儿阎茹时常代表国家参加国内外的桥牌比赛,或应邀和党和国家领导人打

桥牌,也让肃老心里感到几分宽慰。

阎宇记得他给老爸买过两次东西,一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给老爸买了个都朋牌的打火机,他用着挺高兴。央视的人看见后说:“阎老您够高级的!”老爷子得意回答:“儿子孝敬的,咋的也得二三百吧。”人家笑说:“哪止啊,这得五六千。”肃老一听,赶紧收好,不舍得用了。后来他跟儿子说,藏在了一个连自己都找不着的地方了。再一次是2002年阎宇刚从外地回北京时,带老爸去王府饭店买了几件名牌的大短裤,肃老也不知道价格,也就随便穿了,最后把名牌穿成很家常的那种样子。

阎茹出国多,给老爸买了礼物不敢告诉他多少钱买的,怕他知道后批评她大手大脚,也怕一辈子勤俭惯了的老爸舍不得享用。

## 硬是把一场尴尬的婚宴办成了比较圆满的婚宴

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波澜,不同的是有的人往往把好的事办坏,而肃老却常常能把不好的事变好。

有一件很能证明他的这种能力。

肃老的女儿阎茹因为打小离家住校,性格特别独立,长大后和家長在思想沟通上会产生一些不同看法。因为担心父母过多干预自己的恋爱婚姻问题,阎茹和同是桥牌手的男朋友办完登记结婚手续,才告诉家里:“我已经和我们队的小杨领证了,今天晚上两个人一起吃个饭,就算正式结婚了,你们去不去?”

母亲李文辉哪能接受这个,顿时暴怒,扬言不认这个女儿。肃老特别冷静,说:“木已成舟,我们做父母的就应当接受这个事实,并送上最真诚的祝福。这顿饭一定要吃,而且全家人都必须去。”

阎宇按父亲的要求通知姑姑叔叔,一家人浩浩荡荡去吃阎茹的喜酒。

## 快递中国

——中国农民的梦想与辉煌

朱晓军 杨丽萍



### 26. 加盟制实现了网络的扩张

赖梅松也借钱给别人,尤其是做中通后,有许多网点都借过他的钱,蓝柏喜想买辆面包车没钱,他借给了5万元;李鑫没有一个自己的网点,赖梅松就主动提出借给他50万元,让他把网点买下来。赖梅松说:“我有一种习惯,人家向我借钱,我认为可以借的都会借,而且借出去后不会去讨。这个就是信任的基础。你不还给我,一是以后你不好意思再开口;二是你再开口,我也不可能借给你。我爸爸就是这样人。我就认为信任很重要。”歌舞人若不讲究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,没有借钱的仁、义、欠债的人讲信用,也就没有“三通一达”。

在中通的初期没有什么新的举措,顺着申通的路子一路走来。他们以加盟制实现了网络的快速扩张。加盟制是桐庐农民快递的法宝,倘若没有加盟制也就不会有“三通一达”了。对快递公司来说,与其说经营企业,不如说经营网络平台。网络不仅决定了快递公司的规模和实力,也决定其生死存亡。西方的私营快递大都是直营的,而直营快递的网络是用钱砸出来的,比如联邦快递,他们创建时投以巨资,除购买飞机之外,网络建设是其重要的投向。

歌舞乡的农民都是穷人。赖梅松在歌舞算是有钱人,在某一时间节点还称得上首富,也不过有700万元,即便倾囊投在快递上也建不了多少网点。聂腾飞创办盛彤时,投资区区3万元,仅凭一己之力是无论如何也建不起网络。

聂腾飞的网络是根据客户的需求一点点铺开的,先是同城快递,立足杭州,后建了上海、宁波、慈溪、常州等网点,这些是直营的。他自己负责杭州,女友的哥哥陈德军负责上海,父母和弟弟负责宁波与慈溪,叔叔负责常州。对快递来说,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,可是他已没能力再建其他网点了。没钱人自有没钱人的思路,农民有着农民的韬略,他们想到农村的联产承包制和土地租赁制,愣是把不属于自己的区域像荒山和土地似的承包和租

赁了出去,让加盟者和承包者自己在承包的地盘打桩,开荒,播种,收获。

对聂腾飞来说,面临的重大难题是加盟商和承包商将贵重快件卷走怎么办?这些人必须要可靠,而且绝对可靠。谁绝对可靠?亲朋好友、邻里同乡。可是,对加盟商和承包商来说,盛彤既没实力又没名气,凭啥加盟和承包那虚无缥缈的、并不属于盛彤的区域?万一把钱投进去,网点建起来了,总部关门了,投进的真心白银不就打了水漂?凭的是信任。

谁会信任刚20岁出头的、个头仅有1.65米的聂腾飞?还是亲戚、朋友、老乡和同学——熟人社会。这些人是不会做出格事的,倘若携伴潜逃,将没法回村见父老乡亲,没脸进宗祠和祭祖,这是比任何刑罚都重的,这是没人敢触碰的律例。在聂腾飞和陈德军的呼唤下,夏塘村、子胥村的父老乡亲们纷纷借钱筹款,呼唤唤友,抱团走出大山,到城市去,到省城去,到有钱的地方去,做加盟,去承包,当老板,建网点……葛建纲说,他们颠覆了人们对桐庐人的看法:“桐庐人是不愿意离开家乡的,他们看不到桐君山就要哭的。”

申通的加盟与承包费很低,农民只要象征性地交点钱,在这里租间房子,安部电话,买几辆自行车,这个网点也就OK了。产生业务后,每做一单向总部交1元或1.5元的面单费,再除运费之外就是他们的利润了。他们像一棵棵榕树,根须不断地在城市延伸、繁衍。他们在地级市站稳脚跟后就向区县发展,在区里站稳脚跟就向各个街道扩张,建起了二级、三级网点。盛彤快速的网络像歌舞乡天尊岩的茶树枝叶渐渐茂密,叶芽越来越多……

“抱团扎堆发展”是浙江农民文化的一大特点,也是弱势群体想做大做强,快速发展的必要抉择。这一文化特点不仅使得浙江的“块状特色经济”发达,也带来了成本与价格上的竞争力。这些从大山走出去的村民四海为家,白天像辛勤的蜜蜂似的四处奔波,晚上十几人或十几人挤在一个房间;他们不怕吃苦,为赚10元钱,肯骑着自行车往返四五十公里;他们不在意分内分外,不管多重的件,客户想放在哪儿,他们就搬到哪儿;他们小心谨慎,即便吃了亏也不跟客户发生冲突;他们淳朴实在,容易得到客户的信任。

### 25. 失控边缘

余罪慢慢地走向这一对“赌王赌后”,姑娘小鼻子小眼,看着都像未成年呢。他到了近前,细细打量着这姑娘,那姑娘却是害怕一般,躲到了鼠标身后。鼠标气愤地推了余罪一把:“去去,看把我妹吓的。”“你妹?”余罪怪怪地问。“啊,别想歪了,我妹妹。”鼠标严肃道。“你妹呀!”余罪的口气变了,话没变。

“你妹!怎么见面就没人话,滚。”鼠标发飙了,回头揽着他妹妹,生怕被余罪吓坏似的。余罪慢步道:“哎,我本来担心你不过下去,看样子还挺好,那我走了,你跟你妹过吧。”

“嗨,嗨……别走,我正缺个托。”鼠标另一只手拽着余罪了。往胡同外走时,这对在余罪看来奇特的雌雄老干道明来历了,敢情是鼠标在大街捡了个丢了行李的打工妹,山区的,那地方人不兴念书,十五、六岁就出来打工养家糊口,别人管顿饭就让妹子觉得找到终身依靠,不走了,跟着鼠标当职业托了。

看这不像一对的一对,余罪估计再纯良的妹子跟鼠标几天也得被带坏。不过他也没想到姐都没泡过的鼠标几天不见就骗回个姐来,那妹子老是景仰地称呼他“标哥”,笑得余罪肚子疼。

出了胡同,走了好远,听说余罪找到熊剑飞了,让鼠标也好不高兴,等了好一会儿公交车到,熊剑飞从公交车上下来,一看鼠标和余罪相逢了,乐得屁颠屁颠跑过来,不过那样子吓得细妹子一紧张,又往鼠标身后躲,狗熊这才发现细妹子,惊得大张着嘴,半天才紧张问:“成年了吗?”“什么意思?”余罪笑着问,他当然知道什么意思。

“没成年,你小子孽可做大了。”狗熊“啪”地给了鼠标一巴掌,相比之下,余罪的罪可轻多了。鼠标气歪嘴了,强调着这是他妹,两人喷了半晌,那边的细妹子倒被逗笑了。正互相介绍着,余罪的电话响了,一看是摩的司机的,对方一报方位,得,这急火的,赶紧打车去追。

车上余罪向众人解释说自己在找追踪的方位,只要车停,肯定是有同学落在那儿,鼠标却是诧异道好几天没见跟踪的来

了。不过马上听到余罪说追踪的人早换了,惊得鼠标好一阵沉默,心想自己前天在路边赢了几个钱,被当地烂仔揪住抢走一多半,还被揍了一顿,救援的也不上来帮帮忙。

余罪知道这货是个舍钱保命的主,就那猥琐德行,揍他也觉得没意思,估计挨得不重。三人说笑,前排的那妹子也跟着高兴,不时地回头偷瞧三人,看到严德标时,总是一副含情脉脉的眼光。哎哟,没办法呐,这里头就数严德标最帅,长得最有福气。

那怀春的眼神就连迟钝的狗熊也看得出来,别说是余罪了。两人相视一眼,熊剑飞小声耳问余罪:“这家伙不会真下得了手吧?”“我估计八成已经下手了。”余罪小声道。鼠标虽然没听到,不过瞪着他,有一种宁为红颜,不让兄弟的霸气。余罪知趣地闭嘴了,示意着狗熊别乱扯了。

到了摩的司机指示的地方,司机如愿以偿得到了另外五十块,告诉人就在这儿停的。

人一走,几个人都皱眉了。这是友谊大酒店的门口,宽阔的马路,来往的豪车,绝对不像哥几个讨生活的犄角旮旯,熊剑飞抬头看了眼高耸入云的楼宇,忍不住说道:“哇,这是谁呀?不会发财了,住在这地方吧?”“不可能。”鼠标来回看着,街上混了多半月,以前不晓得的事掌素不忌地塞了一脑袋,他判断着,“二十几天要发财,不是抢银行就是贩毒,余儿要没干,其他人没那本事。”

“我也没那本事啊。”余罪愣了下。“你谦虚吧,在学校你不就策划过抢银行吗?”鼠标笑着推了把余罪。余罪却反驳着:“你不傻呀,什么也能当真?”不过说着鼠标的眼睛余光盯到一处时,突然间有所顿悟,拉着余罪一指,奇怪地问:“要是干那事,倒是有可能。”

什么呢?熊剑飞一回头,看到了锃亮的墙砖上贴着癣一样的小广告,卖枪售炮、春药迷药、贷款收款、中医军医,简直是一应俱全。很有可能,这个繁荣的都市,能在挤压的空间中生存,恐怕也只能找这种偏门歪路,四个人沿着广告往前走,越走越快。那贴广告的一弯腰贴一张,走不了多远,几个追不到两公里,齐齐停下了。

## 余罪:我的刑侦笔记

常书欣

